

“隐身”的串门儿

读书随笔

楊
绛

堂吉珂德与《堂吉珂德》

论萨克雷《名利场》

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

李渔论戏剧结构

事实——故事——真实



“隐身”的串门儿

读书随笔

杨绛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 / 杨绛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 (2015.6 重印)
ISBN 978-7-108-05173-8

I. ①隐…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9645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625

字 数 130 千字

印 数 07,001—17,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代前言 读书苦乐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

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 he 属于现代古代，不问 he 什么专业，不问 he 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 he 和一伙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梯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

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儿”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

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目 录

代前言 读书苦乐 1

一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1

二 论萨克雷《名利场》 43

三 艺术与克服困难

——读《红楼梦》偶记 73

四 李渔论戏剧结构 86

五 事实—故事—真实 110

六 旧书新解

——读《薛蕾丝蒂娜》 131

七 有什么好?

——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158

2 “隐身”的串门儿

八 《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 184

九 《小癞子》译本序 195

十 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 216

出版说明 235

一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菲尔丁说自己的小说是英国语言中从未有的体裁，文学史家也公认他是英国小说的鼻祖。马克思对他的爱好，小说家像司各特、萨克雷、高尔基等对他的推崇^①，斯汤达（Stendhal）对他的刻意摹仿^②，都使我们想探讨一下，究竟他有什么独到之处，在小说的领域里有什么贡献。好在菲尔丁不但创了一种小说体裁，还附带在小说里提供一些理论，说明他那种小说的性质、宗旨、题材、作法等等；他不但立下

① 高尔基对菲尔丁的推崇，见叶利斯特拉托娃著《菲尔丁论》——《译文》一九五四年九月号 136 页。

② 参看安贝尔（H. F. Imbert）《斯汤达和〈汤姆·琼斯〉》（*Stendhal et "Tom Jones"*）——《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一九五六年七月至九月号 351—370 页。

理论，还在叙事中加上评语按语之类。他在小说里掺入这些理论和按语，无意中给我们以学习和研究的线索。我们凭他的理论，对他的作品可以了解得更深切。这里综合他的小说理论，作一个试探的介绍。

菲尔丁关于小说创作的理论，分散在他小说的献词、序文和《汤姆·琼斯》每卷第一章里。最提纲挈领的是他第一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序，这里他替自己别开生面的小说体裁下了界说，又加以说明；在这部小说头三卷的第一章里又有些补充。《汤姆·琼斯》的献词和每卷的第一章、《阿米丽亚》和《江奈生·魏尔德》二书的首卷第一章以及各部小说的叙事正文里还有补充或说明。

菲尔丁的读者往往嫌那些议论阻滞了故事的进展，或者草草带过，或者竟略去不看。《汤姆·琼斯》最早的法文译本^①，老实不客气地把卷首的理论文章几乎全部删去。但也有读者如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司各特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对这几章十分赞赏。司各特说，这些议论初看似乎阻滞故事的进展，

^① 庇艾尔·安德华纳·德·拉·普拉斯（Pierre-Antoine de la Place）的译本一七五〇年出版。

但是看到第二三遍，就觉得这是全书最有趣味的几章。^① 艾略特很喜欢《汤姆·琼斯》里节外生枝的议论，尤其每卷的第一章；她说菲尔丁好像搬了个扶手椅子坐在舞台上和我们闲谈，那一口好英文讲来又有劲道，又极自在。^②可是称赞的尽管称赞，并没有把他的理论当正经。近代法国学者狄容（Aurélien Digeon）说，菲尔丁把他的小说解释为“滑稽史诗”，而历来文学史家似乎忽视了他这个观念。^③这话实在中肯。最近英国学者德登（F. Homes Dudden）著《菲尔丁》两大册^④，对菲尔丁作了详细的研究。可是他只说，“散文体的滑稽史诗”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他并没说出这个观念包含什么重要意义，只把“滑稽史诗”和史诗、悲剧、喜剧、传记、传奇等略微分别一下，又把菲尔丁的理论略微叙述几点，并没有指出菲尔丁理论的根据，也没有说明他理论的体系^⑤，因而也不能指出菲尔丁

① 见《小说家列传》（*Lives of the Novelists*）——世界经典丛书版 22 页。

② 见《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第 15 章——世界经典丛书版 147 页。

③ 见《菲尔丁的小说》（*Les Romans de Fielding*）一九二三年版 284—285 页。

④ 见《亨利·菲尔丁：他的生平、著作和时代》（*Henry Fielding, his Life, Works, and Times*），一九五二年版。

⑤ 见德登著《菲尔丁》第 1 册 328—334 页，又第 2 册 666—671 页。

根据了传统的理论有什么新的发明。

菲尔丁写这些理论很认真。他自己说,《汤姆·琼斯》每卷的第一章,读者看来也许最乏味,作者写来也最吃力^①;又说,每卷的第一章写来比整卷的小说还费事。^②他把这些第一章和戏剧的序幕相比,因为都和正戏无关,甲戏的序,不妨移到乙戏;他第一卷的第一章,也不妨移入第二卷;他也并不是每卷挨次先写第一章,有几卷的第一章大概是小说写完之后补写的。^③他为什么定要吃力不讨好地写这几章呢?菲尔丁开玩笑说,一来给批评家叫骂的机会,二来可充他们的磨刀石,三来让懒惰的读者节省时间,略过不读。^④他又含讥带讽说,他每卷的第一章,好比戏院里正戏前面的滑稽戏,可作陪衬之用;正经得索然无味,才见得滑稽的有趣。^⑤又说,这第一章是个标志,显得他和一般小说家不同,好比当时风行的《旁观

① 见《汤姆·琼斯》(以下简称《汤》)第5卷第1章。本文翻译原文,都加引号;没有引号的只是撮述大意。

② 见《汤》第16卷第1章。

③ 见德登《菲尔丁》第2册591—592页。

④ 见《汤》第16卷第1章。

⑤ 见《汤》第5卷第1章。

者》(*Spectator*)^①开篇引些希腊拉丁的成语,叫无才无学的人无法摹仿。^②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菲尔丁觉得自己的小说和一般小说不同,怕人家不识货,所以要在他的创作里插进那些理论的成分。他在《约瑟夫·安德鲁斯》里说,他这种小说在英文里还没人尝试过,只怕一般读者对小说另有要求,看了下文会觉得不满意^③;又在《汤姆·琼斯》里说,他不受别人裁制,他是这种小说的创始人,得由他自定规律。^④这几句话才是他的真心实话。

他虽说自定规律,那套规律却非他凭空创出来的。他只说他的小说是独创,从不说他的理论也是独创。他的一套理论是有蓝本的。但这并不是说菲尔丁只抄袭古人的理论,而是说明他没有脱离历史,割裂传统,是从传统的理论推陈出新,在旧瓶子里装进了新酒。他的理论大部分根据十八世纪作家言必称道的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的《诗艺》。菲尔丁熟读希腊罗马的经典;他引用经典,照例不注

① 见斯狄尔(R. Steele)和艾迪生(Addison)一七一一年编辑的报纸。

② 见《汤》第9卷第1章。

③ 见《约瑟夫·安德鲁斯》(以下简称《约》)序。

④ 见《汤》第2卷第1章。

出处。他自己说，他常把古代好作品的片段翻译出来应用，不注原文，也不指明出处，饱学的读者想必留意到此。^①他又说，这部书里哪些地方套着经典著作的文气腔调绰趣取笑，他不必向熟读经典的读者一一指明。^②但是我们若要充分了解他的理论，就得找出他的蓝本来对照一下。因为菲尔丁自己熟读经典，引用时往往只笼统一提。我们参看了他的蓝本，才知道他笼统一提的地方包含着什么意义，并且了解他在创作中应用了什么原则；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在对照中可以看出他推陈出新的地方。

菲尔丁的小说理论，简单来说，无非把小说比做史诗（epic）。大家知道史诗是叙事诗，叙述英雄的丰功伟业，场面广阔，人物繁多，格调崇高；这些史诗的特点，亚里斯多德《诗学》里都论到。菲尔丁不用韵文而用散文，不写英雄而写普通人，故事不是悲剧性而是喜剧性的，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就是场面广阔、人物繁多的滑稽故事。普通文学史或小说史上，总着重说菲尔丁的小说面域可包括整个英国，人物包括上

① 见《汤》第2卷第1章。

② 见《约》序。

中下各个社会阶层。这不就说明他的小说可称为“史诗”吗？

但是这还不是菲尔丁小说的全貌。他的理论反复说明的也远不止这几点。他不是泛泛把小说比一般史诗，他所说的史诗不仅有上面所说的几个特点，还具有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所论的各种条件。菲尔丁是把《诗学》中关于史诗的全套理论搬用过来创作小说。

《诗学》论得最精详的是悲剧，只附带说到史诗。亚里斯多德说一切悲剧的理论都能应用到史诗，史诗和悲剧只有某几方面不同。因此，把悲剧的理论应用到史诗或小说上，还需要引申和解释。至于喜剧，《诗学》里讨论的部分已经残缺。^①菲尔丁写的是喜剧性的史诗。什么是喜剧性，《诗学》所论很简略，也需要引申。这类的解释和引申，文艺复兴时代多少批评家早已下过功夫。法国十七世纪的批评家承袭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理论，又从而影响了英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文坛。^②菲尔丁的小说理论大多就依据法国十七

① 详见艾特金斯 (J. W. H. Atkins) 《古代文艺批评》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 第1册 167—168 页。

② 见斯宾冈 (J. E. Spingarn)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批评》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246、294 页。

世纪的批评家，尤其是勒·伯需（René Le Bossu）的《论史诗》^①（*Traité du Poème épique*）。这本书的英译本在十七世纪末出版，十八世纪初在英国风行一时。^②菲尔丁把勒·伯需跟亚里斯多德和贺拉斯并称^③，可见对他的推重。

我们细看菲尔丁的理论，可分别为二类。（一）引用《诗学》的理论。这是他理论的主体，在他引用的去取之间，可以看出他自己那套创作理论的趋向和重点。（二）引申和补充。菲尔丁或根据文艺复兴以来古典主义的理论，或依照自己的解释，讲得比较详细，这里更可以看出他本人的新见。下文我把他的理论归纳起来，作较有系统的叙述，再逐段对照他的蓝本加以说明。如有牵强附会，可以一目了然。

① 见狄容《菲尔丁的小说》284页。

② 艾迪生称勒·伯需为“当代最伟大的批评家”。他论弥尔顿（Milton）《失乐园》的几篇文章，都是按照勒·伯需《论史诗》里的规律来批评的。——每人丛书版（Everyman's Library）《旁观者》第1册546页；又第2册496页。菲尔丁最佩服的夏夫茨伯利伯爵（Shaftesbury）也把勒·伯需称为法国最伟大的批评家——罗伯生（J. M. Robertson）编注本夏夫茨伯利《论特性》（*Characteristic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etc.*）第1册94页。

③ 见《汤》第11卷第1章。